

要开车,就得会开车;会开车,就得拿驾照;拿驾照,就得先考试。这个逻辑链到这里都是没问题的,问题出在——

考驾照,为什么一定得上驾校

据报道,深圳“刁民”熊凌打了一场“公益官司”,把深圳市车管所告上了法庭,叫板司机资格获取方式。这位曾在部队服役、驾驶技术对付考试绰绰有余的公民,若再花几千元上驾校,确实有点冤;但不上驾校,人家又不给参加驾照考试。尽管官司还在进行,但有关方面取消了报考驾照“须出具《驾校培训记录》”的规定。

公益性官司是有力量的。它往往能剥开包裹着复杂利益的外衣。驾校强制性、垄断性的“培训”,谁都知道背后有巨大利益存焉。我国鼓励自学,可在这里就失效了。按喜欢驾车的青年作家韩寒的调侃说法,把驾照强制捆绑在驾校上,是中国的“专

利”,“万一你从哪里学习到了反动的驾驶方式怎么办”?

其实,公安部有关规定并不“反动”,因为它并没要求考驾照一定得先读驾校,只是下头喜欢制定自己的实施方法;按深圳市车管所的解释,“全国各地都是这样操作”。问题就在:“全国都这样操作”就是对的吗?在政策法规方面,经常会出现“馒头比蒸笼大”的情形,就是下位法规超越上位法规,然后从中谋取小团体利益。

对下位法规普遍进行“违法审查”,是很有必要的。只要下决心,这其实比我们通常所说的“违宪审查”来得容易。别说种种地方法规,就是全国性的法律,也是可讨论

可修改的。新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修改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76条,那可是才实施3年多的法条。尽管其争议颇多,但立法意愿还是好的,就是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,机动车一方首先担责;只因对双方都有过错或受害人一方过错的情况规定不详,所以要规定清楚。这就是法律定义,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公平正义。

作家柏杨在品评历史时说,法律尊严被严重侮辱,古圣先贤却没有人敢兴起改革之念,后果全由于孙承担。现在好了,很多人像熊凌那样,提起种种公益诉讼,敢把“钱念法规”的画皮给剥下来。

南方都市报 (徐迅雷)

专家预测,未来京沪高铁的票价约为同线路飞机票价的60%到70%

京沪高铁票价600至800元

新闻晨报 记者昨日从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指挥部了解到,如果一切顺利,京沪高铁上海车站有望今年年内开工建设。此外,在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中,对于京沪高铁车站、候机楼、地铁站等各个交通站点之间的换乘和衔接等问题,目前还在进一步规划和设计中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,京沪高铁车站、新的候机楼、第二条跑道等交通枢纽中部分项目将建成并投入使用。届时,京沪高铁从北京到上海的票价约为600至800元。

对于京沪高铁的运营前景,同济大学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孙章表示,据国外的数据统计,目前往返于巴黎与伦敦两座城市的乘客中,70%以上都选择高速铁路作为交通工具,而商务人士等则倾向于选择乘飞机。因此,京沪高铁今后也将成为北京与上海之间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。

孙章认为,由于速度更快、服务更好、投资较大等因素,京沪高铁的票价肯定要高于普通铁路。孙章预测,未来京沪高铁的票价约为同线路飞机票价的60%到70%,即北京到上海约600至800元。有关专家建议,京沪高铁列车除了以虹桥作为主要停靠点外,还应分流一部分进入铁路上海站。

(李欣欣)



俺也有公车接送
图/Newscartoon

作者 王锋

珠海市教育局制定有关规定

严查在职公办教师有偿家教

广州日报 近日,珠海市教育局制定《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禁止有偿家教的暂行办法》,规定在职公办教师从事有偿家教,一经发现,将严肃查处。

办法指出,在职公办教师禁止利用学校资源在外租房或在家中组织家教;禁止教师强制或暗示学生参加自己组织的家教;禁止在职教师互相介绍学生开展家教;禁止教师利用学科不同联合进行家教;禁止在职教师未

经学校允许,在外兼职。根据《办法》,在职公办教师如果从事有偿家教,在评优评先晋级时实行一票否决,对已评上高级职称的教师搞有偿家教,经教育不改正的将采取高职低聘、转岗、停课学习、分流等措施进行处理。

另外,关于部分公立学校教师“家访”少的问题,珠海市教育局从制度上予以引导和管理,并着手起草有关文件,要求班主任每年至少完成对班上50%学生的家访。(陈治家)

挖虫草的牧民

每年5月、6月是挖虫草的季节,中国科学院生态所的李泉在西藏的科研站调研时,虫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我5月底到达孜,第二天就有人来打听有没有人要虫草。两个人穿着藏袍,骑着摩托车,抱着一个大罐子。其实这是从当地牧民手中收购上来,就近找买家。他们开出的价是17.5元一根,科研站的人纷纷围拢过来,足足一上午,两人一共卖出3万多元。几天后,卖虫草的人蜂拥而至,价格却涨到了20元一根,再过几天到了25元。”

6月份,科研站赴那曲,在那里,他们看到了挖虫草的牧民。“所谓树线,是指到一定海拔高度树就无法生长,只有高山灌丛和草甸,西藏的树线就在海拔4000米左右。”李泉说,那曲海拔在树线之上,这个地区和青海三江源的玉树、果洛出产的虫草质量是最好的。当地进出草场的层层设卡,那曲号称“中国最美的草原”。李泉形容挖虫草的牧民,“趴在草甸上,就像磕长头一样,躯干和四肢都紧贴着地面,双手仔细拨弄着每一寸草丛”。一旦找到草间黑色的虫草芽,就用随身的小铲子挖下去,整块托起来,生怕弄断。虫草总长才一寸左右,露在上面的不过2厘米,“很多人挖一天都一无所获”。

挖虫草不是这些年才兴起的,青海的鲍成章夫妇在北京开了一家虫草直销店,他们与虫草的接触要追溯到20多年前。“小时候家里房前屋后都有,就是小一点,父母还拿出来告诉我,这是虫草,具体有什么用,当时也不知道,我的哥哥们就扎成小捆,当玩具。”鲍成章的妻子说,

“那是上世纪70年代,虫草25元钱一斤,我们这些牧民也不知道这能卖钱。”“后来我们还开玩笑,早知道当初存一点,现在就发财了。”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虫草价格有了第一次突破。“1982年的价格是每斤1300元,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字啊。”鲍成章回忆,“那时候,青海发现了金矿,一批人涌进来,有些人为了淘金,有些人就是为了挖虫草。”“淘金死了好多人啊,那时挖虫草跟现在可不一样,有很多,有时候一人一年就能挖两斤。”他遗憾自己当年太年轻,没赶上虫草生意的第一个春天。

“进山的盘山道一年只有在夏天的两个月可通行”,“山路又陡,拐弯又急,我们时不时下来推车,弯度太大时候,车自己都没法拐弯,我们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,几个人推着车头一甩,接着上路”。“经常听到挖虫草的人在这里掉下山崖。”

一行人在山里待了一个多月,每天趴在斜坡上,寻找虫草,结果每人背了两斤回到故乡,按照当时价格,每人赚到了6000元,鲍成章的家里买了手扶拖拉机,他也终于买了一辆盼望已久的摩托车,一家人命运由此改变。

连续挖了6年的虫草,鲍成章

虫草价格一路飙升,去年四五万元一斤,如今已经达到10万元一斤,顶级价已经超过了20万元一斤。因为干旱,因为生态控制,也有人“像炒股票一样”在炒作

冬虫夏草价格暴涨的背后

高风险的生意

鲍成章进虫草市场晚了一点,却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:“1990年,我在外边打工挣不到钱,我二叔在青海外贸公司,只有他们能合法收购、销售虫草。”

“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出来做虫草的。”鲍成章这样说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他的小叔、大哥和两个弟弟都率先开始挖虫草了,有外贸公司的手续,他们一家挖虫草受到的阻力会小很多,而且可以保证以相对较高的价格、稳定的渠道出售。

最初他跟几个兄弟、同乡结伴赴龙藏的阿里玛沁山,先从家坐一整天的车到龙藏,进山又是一天,

说他吃了不少苦头,跑遍了青海的玉树、果洛,还开车去西藏那曲。到1995年,国家对私人经营虫草的限制放开,他叔叔鲍顺春利用外贸公司的关系开了一家专营公司。在叔叔鼓励下,第二年,他和大哥合伙开办永兴虫草公司,从挖虫草的牧民一跃成为公司经理。

让夫妇俩头疼的是,“现在制假贩假的太多了”,虫草的高价也使一些人想尽办法“掺水”。早在公司成立之初,鲍成章收了一批虫草,包装时候就发现有些“亮亮的小珠子”,当时也不知是什么,偶然跟叔叔鲍顺春提起,鲍顺春大惊,“那是水银,赶紧都撤回来”,所幸当时还没发货,他全部拆封,“一根一根检查”,

销毁了20多盒虫草,“如果卖出去,都不敢想象后果”。在收购时候,他们也不时遇到一些人将折断的虫草用竹签穿起来,从外表上看像是完整的,拿回来之后只能按照断草的价格卖,只有普通虫草的一半。“甚至穿铁丝”,一些采购者就拿着一块磁铁验货,不料很快“就用铜制保险丝了”,不得已他们公司去年买了一台金属探测器。很快又出现了新花样,西宁一家虫草公司的采购员就说,“现在很多虫草涂上了重金粉,是一种黑色粉末,很难发现,而且很沉,回来一包装重量就会少很多”。

虫草涨价的原因

风险不仅来自于经营本身,鲍成章夫妇都记得,他们在经营虫草前,1989年,虫草价格大跌,“从2000元一斤跌到300元,高价收购的虫草只能以1/3的价格卖出,很多人破产了”。

按照往年惯例,挖虫草的季节里,由于大量虫草上市,价格一般会降低,可是今年进旺季之后,价格却一路走高。在西宁的市场背后,是青海果洛、玉树各县城、乡镇里的收购网络,在县城,一到挖虫草的季节,这里就住满了各个虫草公司的采购人员。一般说,从县城收购一斤大约4万元,“到了西宁

有的人考试作弊被遣送回国,有的人在网上倒买倒卖被FBI警告,有的人申请过多的信用卡,最后没有任何公司愿意提供给他贷款……

中国留学生遭遇信用危机

羊城晚报 在西方国家,credit(信用)是和一个人的honor(荣誉)联系起来,息息相关。下面这些经验教训都是中国留学生缺乏对credit——“信用”的认识而引起的。

英国华威大学学生Tommy,在作业提交截止日期的前一天还没完成作业论文,非常心急。他在既是舍友也是高一级师兄的电脑里发现:师兄上一年的一次作业和自己的论文题目一样,于是就师兄的作业稍改了标题,内容基本不改,然后当自己作业上交。结果被教授发现,后被开除。

启德教育资深留学顾问邹肇煌说,不仅在英国,在澳洲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国家,学术作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,抄袭、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都属于学术作弊,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对待学问的态度问题,还关系到个人的品质问题。

抄袭作业在部分中国学生眼里,不算一件大事,平时在网上下载或者参考他人的作业内容,都不会被谴责或者受到严厉的处分。但在外国读书,尤其要加强“知识产权”意识。在写论文时候,需要引用别人的观点或者材料必须注明,如果不标清资料来源,就很可能被看作剽窃他人作品。

另外,国外大学的数据系统设有学生的习作及考试论文的数据库,供学生彼此学术分享和交流之用,如果有学生抄袭同学论文,很容易被发现。案例中的那位华威学生,就是教授在数据库中检索出相同的文章而被发现抄袭作业。

中国留学生JACKY在德国完成了学业。他的学业成绩相当不错,德语很流利,但是在当地找工作非常不顺利,因为他在留学期间曾有过公共汽车逃票经历,导致个人信用记录受损。

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,在西方人看来,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。JACKY曾在公共汽车逃票,在德国雇主看来是相当严重的诚信问题。也许JACKY是因为节约,或者只是忘了购票,但西方人对这种行为是比较反感的,如果被抓住,记录在案在所难免。

另外,有中国留学生为了赚更多的生活费,逾期滞留非法打工或逃打工税。可能是因为对打工政策没有足够的认识,也可能是发生经济困难,但无论何种原因,被发现将会有严重的后果,比如被遣返或者记录在案。

(李志伟)

的批发价每斤就有5万元”,一到北京,“就达到10万元了,不过要是买一斤可以便宜到8万多元”。据韩达吾德说,今年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都比往年增加了一倍。

价格逐年上涨跟东南沿海乃至出口的需求增长有一定关系,据说由于青藏铁路开通,更多游客进西藏,使西藏的虫草价格一度 and 北京、上海等城市持平,同时拉动了西宁的虫草市场。大批客户进入后,虫草价格暴涨除了给牧民、商户更多利润,更大的风险也在市场中蔓延。

虫草产量降低从另外一方面显示着政策执行得彻底,这让当地政府非常自豪,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副县长达杰表示,现在只有三江源生态移民可以跨区挖掘,而且是在乡政府的严格管理下,村干部带队,每人还要缴纳1200元的管理费,15到20人一组进入山区采挖,“不能不顾后边的利益乱挖”。玛沁县更在年初将“限采”提升为“禁采”,以前发采集证,一直很难有效管理,现在“除了承包草山的牧民,禁止任何人进草山采挖”。

可是据一位青海的虫草经营者分析,除了产量下降的因素外,很有可能一批人在“炒”虫草,“就像炒股票一样”。近几天,每斤虫草收购价格回落了4000到5000元,“10天了,西宁和广州的市场都没有大宗交易出现”。韩达吾德估计,“有一些收购虫草的人存着十斤八斤,等着价格上涨”。去年虫草的需求达到了顶峰,“我们公司的包装盒都不够用了”,但是今年价格暴涨之后回落,未来怎样波动,“谁也说不准”。

三联生活周刊 (陈超)